救荒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上所積。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省禮。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八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下文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數以待國之匪頒。下文云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

王殺邦用。丘氏曰。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司救以王命施惠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禮曰。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玉藻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堵也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制賦以差等府庫者。貨之流也。已上集郡書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災流行聖君不免而德政既修卒不至爲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衰秦人乞糴於晉魯人乞糴於齊或析骸以爨或就蒲而食越大夫種曰今吳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蒲蠃蚌蛤之屬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因之以濟白骨漢獻帝典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文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恤有虛乃親于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李悝平糴之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先王禁酒酤

蜀大旱。先主禁酒有釀具並坐之。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

而後或有醉人爲瑞之語。隋文泣獻莩。而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譏。他如開皇之義倉。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撿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貞觀之金帛。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之。

周世宗之以粟貸民。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嘗責其必償也。

宋眞宗之乘傳安撫。

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仁宗之恐懼修省。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輒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

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

雍絳無泛舟之役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之乎對曰救災恤隣道也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元嘉無續命之田元嘉末青州飢荒劉善明家有積粟開倉以救鄉里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採鳧茈於王莽將亾之年王莽末年南方飢饉人庶群之野澤採鳧茈而食之

掘蘆根於更始既敗之日自更始敗後掖庭宮中女爲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

隴西之竹花暫也唐天復甲子歲隴西亢陽民多流散山中竹皆放花結子飢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粒顏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家入山就食之

洛陽之本酪妄也王莽時洛陽以東米石二

千。莽分遣大夫謁者敎民煮木爲酪。不可食。重爲煩擾。

斯民於此幾無類矣。故汲長孺矯詔發粟。

漢河南失火。武帝使汲黯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傷水旱萬餘家。臣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員半千勸令開倉。

唐員半千爲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從。及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君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陳堯佐在杭州。則減價而糶。趙閱道在會稽。則增價而糴。范公不俟朝旨。

范公堯夫知慶州。饑莩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張公特寬塩禁。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有禁販塩。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饑莩如此。若塩禁益嚴。則聚

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時爾常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范仲淹之在浙西則與管造以濟衆。景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給餉。爲術甚備。監司奏劾公于杭州不恤荒公乃自爲條敘所以宴游與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日無慮萬數。吳遵路之在通州則易薪蒭以救民。吳遵路明道末。天下旱蝗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挍航海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蒭。官爲收買以爲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取以元價易薪蒭與民。官不傷財。民甚蒙利。朱晦翁之建立社倉。乾道間。朱文公作社倉于建俾貧民歲以中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行之累年。人以爲便。辛幼安之嚴出榜文。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以至趙公之

賑饑。熈寧九年夏，吳越大旱。知越州趙公抃，爲書問屬縣所被災者，得粟四萬人千餘石。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或給或糶。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富公之救饑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

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渡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爲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爲法。

蘇公之療饑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又立病坊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甚衆。

陳公之活饑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

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

從之樂也。皆爲世所稱者也。我　國家於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爲濟荒之本。而　祖宗於此尤惓惓焉。洪武六年。有蠲免稅粮之令。十八年。有有司不奏。處以極刑之令。二十六年。有先發倉廩。然後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粮塩米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有有力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爲民之意。固有出于尋常之外者矣。

旱

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至。出華山之肥遺不能爲之

兆華山有鳥名肥遺見則大旱。出博物志

南方之旱魃。不能為之先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魃。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出神異經

北齊之旱。非鑠死魃。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

東吳之旱。豈鑠木仙。魯般燉煌人。巧侔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齎物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固不可因祭而斬木。鄭大旱。有事于桑林。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為罪大矣。

亦何必率巫而舞雩哉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左傳龍見而雩。雩者為旱求也。荀子曰。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之。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弘羊不烹

孝婦誤殺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

無丁壯奈何遂自殺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訊孝婦婦誣服死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墓天立大雨

鮮魯僖之閔雨穀梁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于民也閔憂也

多漢武之乾封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蓋乾封乎

毋惑乎金石之流而艸木之焦也應休璉與岑文瑜書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消鑠艸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

但觀鄭俠之圖鄭俠見荊公言青苗之害不答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會大旱飢民掘艸根採木實以食俠上疏曰今天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折屋伐桑爭貨于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謹以其狀繪爲一圖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聽萊公之論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

肯禱法又財。吉既伏誅而淮止杖于私室。細詳術人之用法如是。亢曠之咎。殆不虛發。太宗大悟。

遺書 盛均文粹曰。湣灘歲月。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龍而躁之。及召術人至而旱如故。官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蹇陽冉冈。下上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困。曷爲國旱。君道熾亢。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疵焉。曷爲人旱。邦殲其政。吏賊其行。于里人心。操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于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爲狼旱者。所謂人旱也。邦守不清其政。而建龍乞雨。是猶乘犛適海。乘羊望翼。于何可冀乎。

術聽綠衣之言事 天旱上至承熙佛寺塔廟禱雨過天慶三館。起居因騂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顧之而行。歸復騂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所守臣犯贓法當配。左右以覲則不配。某所守臣犯

賊。若當死。左右以嫌卒死之。上納其言。天即大雨。絳衣者。寇萊公也。則風伯不必訟

風伯文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欲墜。風伯兮雲不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加誅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誰爾傷。雷公不必鞭。杜甫詩曰。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安得鞭雷公。滂沱先吳越。而柔木之禱應矣。

蝗

春秋謂之螽。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以為蝝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為災。董仲舒劉向以為蝝螟始生也。又謂之螺。左傳謂之螽。桓公五年螽。左氏傳作螽。公羊作螺。毛詩謂之螟。去其螟螣及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註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皆蝗也。或謂其腹有梵字。雜俎云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謂其化自魚子。伯階云蝗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雨於宋而茅茨皆盡文公三年雨螽于宋穀梁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飛於晉而艸木無遺。晉懷帝永嘉四年幽并等六州大蝗。食艸木牛馬毛皆盡過錢塘而翳日。東坡上韓相書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艸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東京餘波及江浙者耳方奏事而蔽天祥符九年上出死蝗示大臣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率百官賀。王正曰。蝗出于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國執不可于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爲天下笑耶既非鳳凰之食。何亂浙江之濤。若太宗吞之而無害姚崇捕之而息災。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捕得蝗十四萬石。時廷議諠譁。崇曰。殺蝗、雖

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謹曰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且殺虫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殺蝗有禍祟請當之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出帝以之易藥五代晉出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平帝以之受錢漢平帝時蝗部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詣使者以并斗受錢避馬援而入海馬援為武陵太守郡連有蝗援賑貧羸薄賦稅蝗飛入海化為魚蝦隨荊公而過江荊公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七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至九江而四散宋均為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至九江即四散遇中牟而不入魯公為中牟令飛蝗避境因風墮水越林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入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見雪入地東坡詠雪云遺蝗入地應千尺豈亦政使然歟

水

水之爲災也商羊兆之。蘆灰止之淮南子曰。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書

蒲令之有備家語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修溝瀆。以民之勞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以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尔食饋之。汝之見罪必矣。笑唐相之獨擬武后時水沴。閉坊門以禳。行道者濘不能前。恚曰。[illegible]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以遣我艱于行。武築宜坊之宮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即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至元光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天子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以祭。築宮其上。名宜防宮。或沉祕景之符。史載禹導河。沉祕景符鎮水患。瑞室之頌已矣何胤築室若邪間山發洪水。漂拔木石。此室獨存。衡陽王元簡。令鍾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坊門之蔽云何宋神龍元年大水災

務光上書曰。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流霸
思天變杜絕其萌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郡縣
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
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談。

火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裨竈雖言而不用。子產不禳而自除。左傳裨竈欲使瓘斝禳火。子產不聽。及火子產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五列登城。鄭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使行人告于諸侯。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在武庫而焚孔子履武庫火。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之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於城門而死池仲魚廣韻云。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陳喬具綆之樂喜宋災

樂喜爲司城。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大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征徒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曲突徙薪之淳于。淳于髠至隣家。見竈直突。而積薪在傍。謂曰。此有火灾。即更爲曲突。遠徙其薪。又初學記。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俄而失火。隣里救之。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爲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悟而請之

度叔貯水而民誦宋璟改屋而安居

宋璟轉廣州都督。廣州舊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灾。景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

劉琨叩頭反風理誠難測欒巴因酒爲雨事豈眞迂乎。

已上事蹟考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漢之旱。飛正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獨通周急。減賦紓貧。已司徒之征。發廪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頒秋斂。國富公儲。北樽祟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瘠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害聞。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鼓腹含哺。堯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兆民允殖。湯民不知有旱。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歛窮蓋藏。萬室垂罄。剝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

有啼饑號寒之苦況凶年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於暫而不可用於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也夫救荒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為災而天災自息矣今日人之為災者未易更僕數也釜分玉粒衣竊尚方則食已荒於貂璫穰雞不足碩鼠無厭則食又荒于貪吏魏戍未歛孫寵方增則食已荒於冗兵軒雀贅員爛羊竊祿則食又荒于冗官去必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圖之何如亦必責

之仁賢守令而已 已上私評稍用宋策刪改之

夫歲菑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酎泉府而寡備蓄者無政故也古者人盡授田耕三餘一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廩人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卒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備積野鮮蓋藏無論三年九年即一歲饑殍小民能不假貸足乎戶口繁盛之地即大有秋能不轉他郡邑穀粟以餉乎一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穀化爲金錢而耗托於雀鼠

救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伸黙之開倉入雖慕效毋擬舌而沮故曰無政也上官報畜必須撿覆文移往復毋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虧調停曲處惟存留改折存留之法無異養狙朝三暮四沾惠無幾改折又非舊額毋加價以歛夫折納充數民已不堪准佑加銀因畜角利所得甚少其傷實多散帑賑錢　九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垌報名於閭右之豪出入于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讐竊謂四民之苦惟農稱最豐僅半荍凶先溝壑歲苟饑饉當先惠農若將賑銀計畝均給實授隶

来者而田主自領必罰或以以賑銀抵充賦額停撻不徵而責田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嬰以知齊之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肸以十晉之敗。荒政之條。始於 天子宗廟鬼神禱而不祀。平決獄囚。停止造作。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常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憂於百姓乎。救寒者雖有稽樹累千。不如洪鈞一轉。 廟堂畧加樽節。勝有司補苴多矣。備畜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鍰。責其實。而郡邑

令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鹺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斗即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必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覲民賢令乎

楮

錢楮

管子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

桓寬曰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已上集羣書

按太公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九府。周官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貨財官也。而錢之制始定。其後周景王更鑄大錢。而移公有子母相權之說。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諫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皆曰寶　秦錢質如周而文日半兩漢高始鑄榆莢錢未幾高后有八銖之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適宜厥後蜀之直百先主初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物價從之吳之當千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此皆失之太重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莱子荇葉晉之四分沈郎隋之裁衣糊紙此皆失之太輕唐興初行綫環錢其制輕小武德四年改鑄開通元寶今俗訛呼開元與漢五銖相

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夫何肅宗又以一而當十。重輪之錢。又以徑寸者當十。二寸二分者當五十。終唐之世經用不給則請鑄。兵役不支則請鑄。而直當之弊不免矣。宋置鼓鑄之地於諸路。嘉祐行當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消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自王安石一弛其禁。而國用日耗。其罪可勝言哉。錢重難於挈運而民利於楮之交易。於是有楮以代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而楮之原已開。傳別者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民間私相假貸藉此以爲符驗漢武造白鹿皮爲

幣而楮之用已兆漢武公用不給。造白鹿皮爲命。或爲龍。或爲馬。或爲龜。各貴其直而不紊特爲王侯宗室朝覲薦璧之需。而非專爲民間之所用也。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婁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貨。號曰飛錢。宋太祖有便錢太祖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曰便錢務。眞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張詠患蜀人鉄錢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人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廢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直務。禁民私造。詔置益州交子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爲錢矣。金元承之爲寶鈔。至元鈔一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文也。至人鈔

一貫文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求其貴賤得中而可行者必也宋之天聖元之中統乎已上

集羣書

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之時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我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　列聖相承皆設寶源寺局鼓鑄與歷代銅錢兼行楮幣前代皆用紙為之而印文書於其上金元則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我朝則用諸生課藁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僞

造之禁嚴之以不售之法然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斂則絕不以之貿易盜造於上者有出而無納行於下者有廢而無用孰使然也 已上私評

屯田

自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後世屯耕邊塞之事始此矣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以殄滅爲期罷騎兵屯田（充國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壑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有所蔽而得以盡力於畎畝也）漢末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曹操從棗祗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諸葛亮繇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

頃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屯田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凡墾田八百餘里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黄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時詔以防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孝宗時張闡言兩淮歸正之民使耕荊襄爲便元時虞集言京東瀕海空聽富民受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百如之十年

不廢得以世襲至政時丞相脫脫以京畿近水召募南人耕種歲得粟麥百萬餘石我　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前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爲良近矣

李文清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緜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即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

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於上。耆碩壁書於下將臣經畧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閔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創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汾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今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士雖不足

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黄
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王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
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塞士不拘土客軍
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
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
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勑諭獎總兵何福激功如此其
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
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
数多則遣人勞賚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

成更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豈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荳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四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郎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嘗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

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寇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俊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迹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庾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地荒償塌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㷰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菱粟

不繼士馬不肥控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斂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毎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懇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盐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

下自實鹽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今農卸其野穡人成功。積農於垣。士壓於伍。內有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攄虜其惟屯政哉。

下自實盜嵩藏之指大都住入寓蓁薄征榮取前盟志

與此田相從雜耕並徙之資先不可以不亟也

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貴於垣土既於佃內不無遺之入

制可以在宇繼之倫以張威也餘門及鼓庫其畢在政

妨

鹽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洪範水曰潤下作鹹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利十地不湅治者取其自然即玄酒明水之意散鹽熬於波者取其治冷四海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鹽象虎示服盆也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味甘今戌盐后及世子亦如之當是時以下貢上資食用而已未有征榷也自管仲始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討其鍾釜而給之于是伐菹薪煮海水令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孝昭

時問民疾苦賢良文學之士以罷鹽鐵官對桑弘羊等之以爲此國家大業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孝元時嘗罷其官三年仍復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罷之唐劉晏爲鹽鐵使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而後世召商中鹽之事始此矣

丘文莊曰我　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　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

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擱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竊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　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爲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趨也哉禁遏之不止則爲之

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
輩皆販鹽之徒也愚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
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者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
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戶將欲煎鍊先於該管官
司告之官給以劵其所煮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煮鹽以
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鑄非官給者不許用也所得
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
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旣行不必追徵於灶
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

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銷他日未然之害矣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果有徵驗以漸推行于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晒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李友清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葢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 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越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

雍州所海北鹽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産鹽處也煎煑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嵗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强國則國利也葢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倉無留行商人且輸粟夕受鹽務交於左償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絶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

斂收之下以資其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所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裁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諸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覩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

目弘正間始也或勳戚恩賜或權倖請托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夫盡名曰零鹽有剩餘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兼併鹽課為其乾沒灶丁不過總催一備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高有科罰有勸借

費殆不支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趍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灶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綾貨私鹽者綾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則灶丁捋腹以斃不然即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横擊吾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恩

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源洞若觀火。祖宗之法顯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　國計者鏡焉。

馬政

易曰利牝馬之貞又曰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說卦胡一桂曰乾爲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爲馬馬在春爲良夏爲老秋爲瘠冬爲駁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吳氏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于震坎之馬也良爲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又曰震爲雷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蔡淵曰陽動于下故爲雷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顙是也又曰坎爲水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顙下畫爲馬足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

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書曰。司馬掌邦政。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詩曰。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馬七尺以上爲騋牝三千衛風美衛文公也。吉日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魯頌駉篇曰。思無疆。斯馬斯臧頌僖公也。其詞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斯馬斯臧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馬質。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價一曰戎馬。供武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凡事者皆有物價。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馬不羈者以素維之禁其奔走。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因事當受馬者。書其齒毛。

與其價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者償之更償也。旬之外。入
其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筋骨來償不計
償。其外否。文十日外則不償。雖皮肉亦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
之行。則以任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若有馬訟則聽之。有
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爭
馬之訟。則禁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蚕與馬同氣
聽其曲直物莫能兩大禁原蚕爲傷馬也。
三代即戎。或乘驪或乘騵。自茲而降綿歷至漢唐間或
勒十八萬騎。而威鎮匈奴。或以十二郡之騎而大破單
于。縱突騎以擊則勝王郎之師。遣騎襲其後則破先零。
之兵以騎三千。足以蹀血于虜庭以騎五千。足以追斬

于龍仙。是豈不資國馬以爲強耶。使居于邊閫者。皆良將賢帥。則即吾之金城湯池也。環于營壘者。皆勁卒利兵。則即吾之莫邪干將也。用之以攻。則若風雷之震物焉。用之以守。則若虎豹之在山焉。將見回紇下馬而羅拜矣。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矣。符秦鐵騎。自此而摧弊矣。北貊梟騎。自此而來助矣。尚何馬政之足慮也。已上集群書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

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敎。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厥後鄭有小駟之稱。小駟乃鄭人獻晉者。晉侯乘之與秦戰。以不服水土。還寧不前。秦獲晉侯。魯有駉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造父之後有非子。居大丘。善畜養。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之秦。衛文公騋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武帝千口賦錢人增三錢。以備車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廐。日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馬皆以四。太僕掌。輿馬未央等。皆其屬官也。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在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

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見貨殖傳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漢初繼秦饑。馬至疋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註謂無純色之駟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六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馬。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元帝初年。亦省苑馬以賑困之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功臣表黎項侯召奴有

以民廄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漢武太初三年籍者錄入官籍也）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以負糧食。（武帝太初三年）則漢之馬政巳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遣劉文靖求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四十年。）而有馬七十餘萬疋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牧馬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三十四匹。與一術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

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爲團練馬。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樓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時之盛矣。萬歲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其後水草腴田。旋以給貧民及軍吏幾千頃及閑廄使張茂貞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又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又置臨漢監于襄周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閑。訴茂貞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于民○按唐初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周歲不堪戰者。許其鬻賣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牧放之地。分遣中使諸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廄之馬始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是歲平太原得馬四萬二千餘匹。因馬充牣。分置諸州牧養眞

宗又置騏驥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宮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神宗即位之二年天下牧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計五十畝牧一馬餘者賦民以收芻粟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于編戶每都限馬十五匹期以十五年而足而公私俱困哲宗嗣位始罷保馬之法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間馬無所展采之馬政不復振矣我　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蕩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

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院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已上事蹟考

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

之于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嬖奏討。或爲皇庄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宋人亦謂養一騎士可贍步卒五人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佔未佔。俱發民爲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

其牧于民者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旣免其糧草復免其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旣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旣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人嘗悉牧

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爲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充其糧稅國額不可減則以折免者均攤該縣補之周禮特居四之一特牝馬也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則牧馬一官牧亦印當如此印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除牝馬外一家八年出二駒母馬過十二歲卽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問其肥瘠蕃息是而斃者責其償止者課其八庶無損于官而稍寬於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于騎士須先盡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

瘠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庾損並不准除之文蓋軍人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旬內而馬有奇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尾入官而巳雖在旬外而飼秣不常并時馳逐淩虐致死為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為失計者然設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巳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同也在道之

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已上私評

夫馬之耗也馬政弛也必先詰其弛之故而後補救可施

國制自隴西監牧外馬皆民牧解俵而後給軍故馬之生制命在民民不瘠而馬始肥馬之死制命在軍軍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口而賦之有編審之擾有點視之擾有交兌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

胥科索里甲侵漁而馬之芻秣頗費不與馬起俵馬匹每懼華退又措救十金以飽奸胥民力盡于徵剝不遑及馬故馬率弱小若軍士得馬豈不欲磬控沃若驍騰射獵而馬多倒死者戎吏咎也戎吏有親信驕養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馬必擇駿足揮撥遠馳本軍流汗蹕隨艸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殞矣故軍士爭盜芻粟利馬瘦削一有壯騎營中圖視呼為不祥給未旬朔伏櫪已痛往者馬死責軍賠償貧軍何辜堪此重費幸赦宥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誠允且

惟竊計馬力可支十年十年內營馬無故倒死令把總等官買賠馬倒数多郎剝軍實詎當行革黜此曹庶知警乎議者憫元元疲困欲將俵馬計匹徵銀斥賣無用之騎以休民力甚盛心也竊惟 祖宗制度修復則可變易則不可如昔年鹽法之變額增数倍當時謂裕國奇策孰知邊儲匱乏至此極哉國馬不蓄邊方乏騎坐收折價戎吏侵欺名有實亾卒遇虜警捐厚價以收欸段將馬用之故治但去其甚耳舊制十五丁養一種馬三年課一駒民不爲偏自種馬變而解俵解俵變而有

改折。有本色弊紛紛矣。無種而責其駒。無馬而取其值。國家假牧馬以收厚貲之入。似于養狙。小民因折買而受奸胥之逼。實為飽蠹。因時救弊。其在復種馬乎。復種馬芻雜徭課生駒。罷折價。偶有走失。民當別市。但禁駑駘。毛色不必盡同。平居稍寬法制。民得騎坐演習。則臨陣不驚。解俵點閘。法務簡易。則奸吏不勒索。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陝西牧監。初甚耗減。總制楊公一兼理之。馬增數倍。今　監院卿秩薄。為左遷。歷轉不常。事多掣肘。雖張萬歲。王毛仲。不能收雲錦效也。宜委巡茶憲臣

兼董監事。久在而責其功。積俸進秩。卿貳都御史。皆可兼領。有司聽其舉劾。則人不敢弁髦視。而牧苑軍吏。苑奉法。別群縶駒。以廣其生。時凉燠。豐芻料。以厚其養。禁盜賢。節俵散。以防其耗。人所抵掌談者。可實舉行耳。

嗟乎。數皮歸資。市馬特金繒之續矣。茶馬不諳水土。牧吏爲之攢猾。邊將請乞紛紜。太僕莫措。內廐非外臣敢詰。徒扼腕矣。馬烏得不耗。寄養之例不可增。俵散之例不可減。騋牝三千。惟望隴西牧苑耳。秦凉之産。爲天下最。是在得人而任乎。

我　成祖定鼎燕都設立太僕寺以總牧圉之政督理直省馬匹惟是孳息牧養騍駒選俵以備給兊團營騎操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衞應援之用益其重哉迨宣德正統間馬日蕃庶恐養戸不勝因以銀易馬則馬政之一變矣隆慶時種馬盡行變價南馬俱改折色惟北直隸河南山東俵馬六分折色四分本色則馬政之又一變矣自馬政迭變問寺始有錢糧之入積至一千有餘萬原其初意儲之爲買馬之資浸假盡爲戸部所借而問寺枵然無餘矣其在今日則隆慶

時所著為例各省每歲額解折色四十二萬有奇乃所存本色四分計春秋二運不過六千餘匹耳此六千餘匹者寄養附近州縣補充三大營不足而謂可復改折耶以馬則無復可折以銀則秖有四十二萬之額解乃供各鎮四十五萬之年例則不得不欠矣又增額外登極之 皇賞則愈不得不欠矣積欠之數固多邊鎮之需尤亟于是又有欲以春秋二運改折者夫亦計盡無復之耳然而非所以為例也 祖制三大營額設馬三萬餘匹今缺六千匹需充補乃東西兩路寄養馬僅一

萬餘匹。究補之後。止存四千而年復一年。馬之倒死者。從何先補。則將無馬矣。神京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孰壯

萬乘之威靈者。而謂三大營可以無馬耶。乃言改折之便者。謂俵馬每匹給價三十餘兩。胥猾領銀。在意吞肥而寅緣打點。賄囑充數。俱取足焉。其所用以買馬者。不過三分之一二。中間寄養貽害。解運若印烙使費。倒死拖累。難更僕數。究也害還中于百姓。若改折解銀二馬之費。到邊便可買馬五匹。即以所餘者充餉。而諸省費不與焉。故三分本色。七分折色。當永爲定例者也。

太■祖制種馬以壯　京營例甚善也種之既久而馬番則議折折之既欠而價多則議借乃戶工二部之借者止于不還而已邊鎮之借者遂沿以為年例迺自天啓以前四六改折折之所解歲四十二萬餘兩猶可留餘地以養民間之拖欠也至二三年間復增銀花之賞十萬餘兩而寺有大困矣況　皇賞功賞逾于額外故邊鎮馬價鈌于額中今止酌為半補之法捉襟露肘之苦已備見矣蓋任者以職掌起見惟欲守種馬之舊而議者以餉兵起見惟欲從折馬之權不知病有標本治

有緩急急則治其標不得不爲今日之兩運全折而治其本不得不仍近制之四六本折也

茶法

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盛著於陸羽茶經而其稅則自唐始也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能充尋詔罷之張滂請稅茶每什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寃亦徒假托美名而已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置榷使自領之宋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常歲請高價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詔勿增直陳恕爲三司使立茶法第爲三等副使宋太初以上等爲取利

太深下等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宋人造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諸香以爲餅。所謂大小龍團遺君謨作此。歐公爲之嘆】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元置榷茶運同。有末茶。有葉茶。考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人始置茶馬司。　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

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充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駙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蓋虜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圍操爲武衛所謂以柔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国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也其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觔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觔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

每貢入必碾採爲大小龍團進　高皇帝以勞民力命罷造照諸處獨採芽進復上供戶五百家聞有司督徵嚴切聽民自採進焉其引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其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觔其零畸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繇帖繇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責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令以行法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茶者籍斥園入官　勑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番一體申飭　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各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

一弊多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撥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方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若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梁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引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繇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來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

販之禁固甚嚴矣。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　勅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　國初金牌差發

[illegible]

驛傳

昔春秋列國會盟相尋諸侯之使轂擊於路主人授館具徒致粲獻餼纖悉備至少失尺寸朝辭國門十萬之師暮壓壘而謫讓兢兢如此而鄭衛以羃爾國犧牲玉帛交於四境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奉符下郡縣雖或驛騷然比列國之使何啻宵壤而傳吏日夜憂不給者古之他費少而今多也向也古者候人修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遺人掌委積各以其職自效而總為國家厚賓客此不敢為私交而彼無他擾故費

多而實少。今三尺森嚴。內非公差 特旨。外非奏事行部乘傳者有禁。然仕宦稍通。即得勘合。夫馬之數。倍蓰徵索。多者踰百。有司或遇故交。應付外。復有禮儀宴享。以展其綢繆。數倍公家之費。而實皆公家財也。國家徒挾禁制之名。而下民實不得休息。何為不覆。大凡人之情。欲禁之。必先有以寬之。則人樂我之寬。而禁之始不犯。尚書韓文以買驢全身。尚寶崔璿以馳驛被謫。此逆瑾借法以劫天下者一時耳。使此禁至今不弛。縉紳重足立矣。是以職掌文武官員。程踰千五百里者。准應

付宜緣此例令正途官員皆得馳驛因其品級爲之限制驛傳之事即令本處有司兼攝驛丞藉其數出入送迎而已如此則士大夫乘傳者雖雕輿畫舫亦如其分而止有司間有筵席亦即代本驛庖餼之費不復稠疊雖無省費之名而實收其效何也縉紳委質朝廷必不肯荷囊裹驢蹇蹩行道中千里顧募煩費殊甚貼力不堪而操事權者亦各愛其等夷同類寧肯坐視地方守令禮屬賓主昔常握手今忽掉臂豈是事宜故必曲遂人情而後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冒欺冒之弊絕而

格內所費可屈指而計不復爲民患矣嗟呼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禁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

今天下州縣困于驛站者十七八矣諸臣之條議舌敝頴禿我　皇上嚴諭飭禁又不啻三令五申矣顧調議徒煩而疲困如故　諭禁日嚴而冒濫如故爲調停之說者不過曰加增工食曰僉派里甲曰官爲顧養曰用甲帮貼大民窮已加無可加編愚又不慣酷使官養而草料仍科諸民則利歸于官害益在民也私幇而奸棍恣飽其貪則明摟者十一而暗摟者十九也調停之法

祇爲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比勘合牌票革需索呂以禁枉道前欵夫假牌需索等弊皆杜道仕途之強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撫按不肯爲小民而破面過客州縣又誰肯爲小民而開罪上官卽　聖旨三令五申亦止行于良涿良涿而外竟高閣矣禁革之法又窮

將罄小民膏血竭縣官餘力支此驛遞不足其故何也

按　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粮非爲有司往來行李設也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非大臣以禮致仕其不准馳驛可知也撫按

欽差行部始給脚力非 欽差其不給脚力可知也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私牌私票横行不絶幾于天壤間無不驛之人矣其中不仁貪官馬動以六七十疋夫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焉奈之何驛不困而民不逃也今欲 國與民並受其利自有一直截之法曰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賫奏撫按草奏精遞撫按緊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擡送 上供物件給邊餉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 命差遣有

詔等書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疋鄉力幾頭損夫幾名注定名数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閑等項俱不得私遣牌票違者計夫馬数追贓坐罪其各驛馬頭夫照各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於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擾擾之苦而　國與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於此者